

當代譯者的「西遊記」

Julia Lovell：把女性故事放回去



●Julia Lovell 攝影：Dominic Mifsud

要說最為風靡世界的中國超級英雄，孫悟空排第二，誰敢排第一？

早前，香港國際文學節請來著名奇幻作家Neil Gaiman與知名歷史學者和翻譯家Julia Lovell，大聊特聊《西遊記》與孫悟空對全世界奇幻文學及流行文化的影響。適逢Julia剛剛為企鵝出版社完成了《西遊記》的最新英文譯本，記者連線在英國的她，談談這次「西遊」有何與眾不同之處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香港國際文學節提供

在Julia與Neil Gaiman的對談中，兩人曾不約而同聊起，童年時對《西遊記》的初印象其實來自一齣十分怪奇的日本電視劇《Monkey》。這個改編自《西遊記》的電視劇於1978年開始在日本首播，後被配音為英文，以《Monkey》為名引進至英國、新西蘭和澳大利亞。影片一開始，山頂的一顆石蛋中爆出一隻全身是毛的怪物，配合如同遊戲bgm般的電子音樂，恍惚中有一種正在看「哥斯拉」的錯覺。隨後出場的人物，唐僧由女演員夏目雅子飾演，沙僧的造型則神似河童……在中國觀眾看來，這個版本簡直是無敵「惡搞」兼「辣眼睛」；坊間則傳聞，正是因為受到這個版本的刺激，為了正本清源，才催生了中國86版經典劇集《西遊記》。

但不論如何，《Monkey》娛樂性極強，成為了不少海外觀眾對《Monkey King》的初印象，並虜獲了他們的心。劇集的改編也從一個側面讓人看到，這個成書於十六世紀的中國故事可被再詮釋的空間是那麼大。至於孫悟空，有著上天入地七十二變神通，逐漸成為了中國文化中最風靡世界的超級英雄。

新時代 新譯本

在Julia之前，已經有數個《西遊記》英文譯本。早在1913年，就有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)的《A Mission to Heaven》；後在1930年Helen M. Hayes的《The Buddhist Pilgrim's Progress》在倫敦和紐約出版，但這兩版都只是選擇了其中某些回目進行講述，在西方讀者間沒有產生很大迴響。後來出現了在現今看來影響較大的譯本——英國翻譯大師亞瑟韋力(Arthur David Walcy)於1943年面世的《Monkey: Folk Novel of China》。這是一個選譯本，體量大概只囊括了原著內容的三分之一。而到了七十年代末，有兩個版本的《The Journey to the West》相繼面世，分別出自詹

納(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)與余國藩之手。而余國藩的版本，除了翻譯了原著的第一到二十五回外，前面還加入了引言，後面則列有詳細註釋，被認為是較為忠於原著及完整的《西遊記》譯本。但是這麼多年過去，時代變遷，語言的使用與風格也發生了變化，是時候為讀者提供一個新譯的簡本，企鵝出版社由此向Julia發出邀約。「我感到非常榮幸。」Julia說。沉醉中文的她在之前多聚焦研究二十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作家，曾將魯迅的小說譯介至西方。對她而言，《西遊記》的文本涉及大量傳統文化、民間故事、哲學體系、宗教知識，翻譯這本書是絕佳機會，讓她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國的傳統和語言。

「至於足本還是簡本，我們經過一番考慮。」她說，「我覺得，我們的目標是讓大眾讀者可以去讀這本書。原著非常地長和豐富，但是因為很長並且複雜，可能對非專業的讀者來說會有些困難。所以我們決定做一個簡本，更貼近普通讀者之餘，也盡量保留原著的豐富和複雜性。」

取舍有矩

簡本的初版被限制在10萬字內，要將洋洋灑灑的取經故事濃縮呈現，對內容的取舍談何容易？

Julia介紹道，她首先對原著進行通讀，由此選出個人覺得吸引與有趣的內容；其次，她和熟悉這本書的同事和朋友們談，詢問他們覺得最有趣和有價值的內容。「其中也有很多中國的朋友，他們有的是學者，有的只是喜愛這本書的普通讀者。」Julia說，「因為我非常在意的是，這是一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書，我不想中國的讀者覺得：你怎麼把這些這麼重要的部分給排除了？」再而，她進行大量的閱讀，瀏覽關於《西遊記》的研究，關於中國歷史、宗教的研究，尤其是深入明代的歷史，嘗試去理解書中的哪些場景更為重要。「然後我再來

決定，在簡本中，保留哪些部分才能把這些元素展現得更好。」

在她看來，《西遊記》的故事基於幾個世紀以來關於玄奘故事的不同流傳，小說中雖然有很多幻想的情節，但仍然有著非常清晰的民間口述故事的風格與脈絡。就像市集中的說書人，擔心聽眾聽著聽著就走了，於是每次開講，總要重新介紹人物與背景。在她翻譯簡本時，便會去掉或者壓縮這部分重複出現的說明及概覽。再加上小說為章回體，由開頭主要人物登場後，後面則藉由類似單元故事的方式展開情節，這也為縮減帶來了某些便利——刪去某個獨立的單元故事並不會造成讀者的疑惑。

「我整本書都非常喜歡，要刪去某些故事真的覺得很惋惜，這的確是非常困難的過程。剛開始看的時候，我會做筆記，記下每個章節發生了什麼。之後我就可以看到哪些是具有代表性的場景，有時一個地點發生了一系列故事，我可以從中選擇自己覺得最有趣和最吸引力的來進行保留。」

女性故事重見光芒

「我對之前的譯本抱有非常大的敬意。」Julia說，「但我對《西遊記》文字的印象更多地來自於原著，而非譯本。當我翻譯的時候，我覺察到偉力或者余教授是如何做出他們的選擇的，而我想去做出我自己的選擇，建立我自己與文本的關係。」

她發現不知出於何種原因，偉力的譯本去掉了許多有著有趣女性角色的故事，在她的譯本中，則嘗試將這些故事重現。「我意識到，最近這數十年來，我可能是第一個《西遊記》的女性譯者，而某種程度上，我很熱衷於強大女性的故事。我希望把這些故事放回去。」例如西梁女國(女兒國)的故事，



●Julia Lovell為企鵝出版社翻譯的最新英文簡本《西遊記》——《Monkey King: Journey To The West》。

性別權力完全倒置，唐僧和八戒更意外懷孕。「這些人已經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，但是有什麼痛苦比起分娩更讓他們崩潰？」Julia笑道，「對於有過三次分娩經驗的我来说，讓男人經歷下這些蠻好的。還有那整個世界，當他們進入女兒國的時候，性別倒置，自己被物化、被凝視，甚至被迫進入婚姻，而這些都是女性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時常經歷的。我想，十六世紀的著作居然能夠這樣玩這些概念，真的很厲害。」

她還喜歡鐵扇公主的故事，裏面的人物都是能力通天的妖怪，卻仍然被因在世俗而複雜的儒家家庭關係中。「神怪人物仍要處理和前妻的關係，有很多笑點。」Julia認為，這些故事真正展現出原著非常特別的面向，「它們展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『超自然』的想像，還有，你看裏面對天和地府的描繪，其運作與人類社會非常像，有著完整的官僚系統等等。你可以看到，在現今英美的娛樂產品中，這個概念其實非常常見，比如Neil Gaiman的小說《Good Omens》，又例如美國劇集《The Good Place》中，都想像人死後的世界同樣有著官僚系統。我會想，這些流行的觀念，和中國對於靈魂世界的想像是否有某些聯繫呢？」

「去想像這些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會點，是非常有趣的事情。」這也許正是在翻譯中連貫東西，所享有的獨特樂趣之一。

氤氳之城

作者：卡洛斯·魯依斯·薩豐 出版：圓神



薩豐最後寵愛書迷之作，揭露他絕美文字宮殿的秘密通道——集結瑰麗、詭譎、暗黑，加上些許魔幻，但也不失浪漫的故事，編織出愛情小說、成長小說、歌德小說、恐怖小說，並交出向鉅著《唐吉訶德》和建築大師高第致敬的作品。在敘事者的聲音、歷史紀事或各種細節串接連綿之中，描繪出一個新穎豐富的世界，縱然虛構，也是個氤氳瀟灑的宇宙。一筆勾入入迷，讓你從此投入薩豐學。

交通警察の夜

作者：東野圭吾 出版：春天



推理大師東野圭吾以「誰都可能發生」的平淡日常為主軸，勾勒出冷酷狡黠，令人不寒而慄的優雅犯罪。新年期間，雄二的車被撞了，那輛車停在女友尚美家附近的路旁。本以為對方跑掉，只能自認倒霉，沒想到肇事者竟然主動聯絡，願意負責。甚至對雄二在修理費上灌水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「沒想到運氣這麼好」，雄二心想；但不知為何，他開始在通勤的路上遇見那兩名男子，而尚美也對雄二表示，好像有人在「看着」她。隨後，已爽快負起賠償責任的肇事男子，竟然開口邀請雄二與尚美「幫忙」，到那兩名男子的山中別墅小住幾天，讓許久沒人使用的空屋透透氣。正巧雄二與尚美正在規劃出遊，於是便答應了對方。但怎樣都沒想到，等待雄二他們的竟然是……

梅克爾傳：一場卓越的史詩之旅

作者：凱蒂·馬頓 出版：遠見天下文化



德國總理安格拉·梅克爾(Angela Merkel)，是世界上最富權力又不易理解的女性，她是如何崛起又如何能在政治領域帶來令人印象深刻的出色表現？本書是一部引人入勝的政治人物傳記，講述現任德國總理

梅克爾，如何從一位化學家、一位東德牧師女兒的身份，走到了政治領域，擔任總理的位置，並成為一股引領西方、歐洲世界不容忽視的力量。作者抽絲剝繭之下，透過梅克爾的政治場域中的手腕與表現找到了答案。面對敵對陣營，梅克爾願意以溝通取代忽視，並善用談判技巧，不輕易讓步任何重大要事，也贏得更多斡旋空間。梅克爾其中一項機智之舉，便是拉攏敵人加入她的內閣，透過嚴格要求他們的政策，使敵人失去與梅克爾正面對立的平台。不僅如此，態度謙遜，時常將功勞歸於大家同心協力，且懂得與媒體、網絡社群保持適度距離，並保有遠見，在困境時制定大膽政策，化危機為轉機，都是德國總理梅克爾多年來政治處事之道。

解鎖世界

作者：約翰·達爾文 出版：麥田



英國皇家海軍的大戰略家，外號「傑基」的英國海軍上將費雪，曾說「五把鑰匙鎖住世界」，分別是：新加坡、好望角、亞歷山卓、直布羅陀、多佛。在英國控制下，它們扼守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的海路。本書徹底轉變費雪的比喻，打開他所「鎖住」的大部分地方，解鎖十九世紀這個輝煌的時代，各個海岸和口岸不再排斥外界與封閉；遼闊的大陸內陸從此擺脫高昂陸路運輸成本所導致的與外隔絕；原本因為危險和湍急而難以逆流而上的河川，因為技術改進和蒸汽動力航行而暢行無阻。而「蒸汽動力」和「口岸城市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誰會愛上你受的傷

作者：拉菲爾·鮑布-瓦克斯伯 譯者：聞若婷 出版：臉譜



Netflix熱門好評動畫影集《馬男波傑克》主創首部短篇小說集。收錄在本書中的十八則短篇，風格就如同他的動畫影集劇本，乍看之下尖刻憤世，針對當代社會的虛浮與荒謬，精準而辛辣地諷刺挖苦。但故事深處所蘊藏的，卻是意外溫柔的療癒感，在挖掘出哭笑不得的辛酸委屈後，冷不防地撫觸脆弱善感心靈中的一道道傷痕。

《肥夢》的呼吸感與疏離感

我曾讀過阿郎的一部長篇小說，名字忘記了，但一些情節，還有作者暴露內心的部分文字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這部長篇小說被阿郎自己斃掉了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在讀完他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中篇小說集《肥夢》之後，卻時不時地想找出那部電子版的長篇再讀一次。

作為阿郎的第一部小說集，《肥夢》在小說技巧上的成熟，完全突破了我對「評論人轉型寫小說」的想像，他在後記中表達過「繞到河對岸」（左岸是評論，右岸是小說）這一過程「如臨天堦」的艱難，但從小說整體呈現出來的收放自如來看，他已經成功地站到了對岸，鎮定地眺望着滔滔的生命之河。

在之前的長篇寫作當中，阿郎不是站在岸邊眺望，而是跳進了河裏，由此不難理解，他在幾十萬密集文字當中的緊張壓抑與呼吸緊促——他把自己「淹」在了河裏，他也用寫作「淹沒」了自己。但到了《肥夢》寫作的時候，他不再被記憶與情緒所左右，跳了出來，變得不動聲色，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，他不再是一名「溺水者」，而成為一名清醒的「旁觀者」。

阿郎的中篇小說，故事發生地都集中於一個名字叫「富拉爾基」的地方，那是齊齊哈爾市下屬的一個區，是一個老工業基地。已經遠離故鄉多年的阿郎，在他的小說裏化身最多的兩個角色，一是對世事具有敏感洞察力的少年，一是在基層派出所當警察的青年。他的文字營造了一種介於「回憶與現場」之間的氛圍，讀來有著令人覺得身在故事現場的呼吸感，也有遠觀、遠聽、遠望的疏離感，這讓阿郎小說擁有一種奇妙的張力。

《肥夢》的五個故事中，《如山》裏的老姨夫是悲傷的，從一無所有到成為當地的有錢人，從一次交通意外導致老姨夫死亡再到一無所有，老姨夫的悲傷緊緊契合著時代變化的曲線，他是被時代浪潮高高擡起又狠狠砸下的一個人；《過五關》裏的陸辰是孤獨的，他的生活有兩層皮，一層是供人們觀賞的「幸福美滿」，妻子的去世，也無法阻止外界要求他「表演幸福」，另外一層，則是只有極少數朋友所能發現的，屬於一名中年人內心深處不為人知的支離破碎；《正月初六》講的是一個兇殺案，生活是殘忍的，但兇殺案的真相卻是整個生活的內核，它堅硬無比，令人不敢直視；

《畢業生》講的是兩名年輕人的漂泊，他們在共同的生活當中積攢下深厚的友誼，卻又被命運之舟載往截然不同的地方，社會的捶打，讓有的人變成了鐵，有的人變成了紙；《肥夢》用趙雲與宮本武藏為掩飾，來講述少年的困頓與壓抑，少年試圖用一個個如巨型肥皂泡般的夢境來保護自己，但顯然這些無法抵擋住由家庭到社會刺過來的二柄利劍，出人意料的結局讓人一聲歎息。

《肥夢》無疑屬於「故鄉寫作」的一種，但阿郎的文字當中，卻極少出現「故鄉寫作」已有的規律與痕跡。他幾乎從不使用「家鄉」、「故鄉」之類的字眼，不得不用時，一律把「富拉爾基」推上前去。他也盡量減少對故鄉發表感慨，彷彿擔心如此做會製造一種虛假假意。他也謹慎地對故鄉進行批判，表達出的情感更多是悲憫。他的小說既不屬於「身體還鄉」的見聞式寫作，也不屬於「精神還鄉」的鄉愁式寫作。他的作品對於「死亡」與「命運」主題的關注，與當下人的精神境遇是有銜接的，而尋找來路與去處，恰恰是讓現代人內心



書評

文：韓浩月

《肥夢》 作者：阿郎 出版：作家出版社

不安寧的主要原因之一，阿郎想要通過他的小說，給出一種答案。

《肥夢》的主題與內容是厚重甚至沉重的，但在文字表達上，卻有著甚輕淡寫的輕鬆與幽默，許多句子融合了東北方言，讀來既形象又具體，比如他寫道，「呢子質量好，大衣仍在那兒，能自己站着」，「搭車的人，安靜站在一邊，等他們打完了，跟着打勝的一方走」。他寫一個角色的出場，「臉部浮出黑暗，年輕，閃着光」，他形容被子胡亂堆着，「像被一拳打中的胃」，他表達一個學生的荷爾蒙湧動，「手裏捧着地理書，可身體的全部細胞都在扭頭朝後看。」

阿郎的小說寫作剛剛開始，「富拉爾基」是他的素材富礦，通過他反覆的書寫，這個地名必然會被更多的讀者所知道，一個裝滿故事與記憶的地方，也會由此成為一個新的文學地標。